

微观乡村艺体教育·上篇

艺体教师的“困惑”

本报记者 曾奎凡

“中考体育要逐年增加分值”“到2022年,要全面实行美育中考”……近年来,教育部出台多个政策,提出要把体育、美育办学水平作为评价教育发展的水平,并鼓励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学校的体育、美育事业。

记者在省内多地采访了解到,虽然学校体育、美育这些年取得长足发展,但音体美教师短缺问题在一些地区仍十分突出。部分乡村学校虽然配备了相关功能齐全的教室,却连一名专职教师都没有,不少地方存在音体美科目由语数英教师兼任等现象。



乡镇学校新建的田径场。

A 器材受限,无法施展专长

近年来,国家、省、市、县(区)都在全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、均衡发展,广大乡村学校基本实现了“全面改薄”,配齐了国家规定的设备与器材,但受专业艺体教师匮乏等多重因素影响,不少乡村学校艺体课程的教学形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,教学效果也不尽人意。

进入秋冬季节,湖南湿冷的气候让人大呼寒气入骨,一节能让身体热起来的体育课,成了学生们呼声最高的“刚需”。

在某市一乡镇学校的篮球场上,雨后的场地略显湿滑,但男生们兴奋地在等候体育教师郭宇的到来。

“抱歉,同学们,校领导考虑到天气原因,怕大家摔倒受伤,这节课改为自习。”郭宇一声长哨,男生们极不情愿地往教室走。

这样的场景,2020年秋季学期已多次上演。郭宇很无奈地告诉记者,学校没有室内运动场地,一周一节的体育课总因天气等原因被取消。因学生人数逐年增多,学校不得不将田径场改建成了学生宿舍楼和教职工周转房。运动场地受限,但学生运动热情不减,过度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体育器材的损耗。

硬件设施设备落后,体育教师无法尽情施展专业技能。2019年大学毕业后,李婷考进某县一乡镇中学,成为该校首位专职体育教师。她设计了篮球、排球等好几套教学方案,准备迎接开学第一课,但校领导的一席话将她的计划扼杀在了摇篮里。

因为学校没有田径场,仅有的一块水泥地篮球场,还“夹”在两座教学楼之间。“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一再嘱咐我,上课尽量开展静态运动,切勿教授篮球等声响较大的运动项目,以免影响正在教室上课的学生。”李婷说,综合考虑之下,她只好按校领导的意见,带领学生们开展乒乓球、象棋、跳皮筋等动静小的活动。

在李婷来之前,该校的体育教师由文化课教师兼任,除了集合、热身、围着篮球场跑两圈之外,再无其他教学内容。

随着各地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,这种现象有了明显改善。某区一乡镇学校在2020年新建了艺术功能室,并于2020年秋季学期迎来了专任音乐教师粟桐。

刚到校,粟桐就成了校长办公室的“常客”——说服校长买来一台“真的”琴。因为独立音乐教室内乐器相对缺乏,一台电子琴撑起了全校的音乐课。在县城学校任教过的粟桐认为,钢琴是声乐学习的标配。“面对乐理知识本就相对薄弱的学生们,我有很多教学计划,但没有专业器材,我无法实施。”

“他这台‘真的’琴最便宜的就要一万元,学校必须先满足应急开销,只能等有多余的经费了再来考虑添置一台钢琴。”该校校长张斌坦言,来了一位专任音乐教师,却成了幸福的烦恼。

B 去专业化,难以找到成就感

据《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——艺术学习质量监测结果报告》显示,艺术专职教师比例与2016年相比有所提高,但农村学校艺术教师缺口仍较大。

一位教育部门人士表示,教师编制实行总量控制,虽然每年有教师退休,但都是优先补充语数英等主科教师。尽管近年来也在大力补充音体美教师,但由于历史欠账过多,缺口依然很大。

记者从某县得到这样一组数据:



乡镇学校艺体活动。

2020年共投放新教师招聘指标106个,报考的人数总计1100余名,平均报考人数与招聘岗位数比超过10:1,但艺体学科计划招聘21人,报考比例只有7:1,这其中10名艺体教师要前往乡镇学校任教。

偏低的艺体教师招考比例,也直接影响了乡村艺体师资的配备。

某县一偏远乡镇学校距离县城63公里,学生多为留守儿童,地处偏远,山路颠簸,艺体类教师难招。全校11个班、500名学生,却只按照《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》里“约每6个班配备一名体育教师”的规定,配备了2名体育教师。但美术与音乐教师皆由其他科任教师兼任。

作为数学专业毕业的公费师范生,龙玉雯在2020年秋季学期兼任了一个班的美术课。

“龙老师会带我们做手工、剪纸、画水彩画,我很喜欢她上的美术课。”三年级学生小琴从入学起就展现出了绘画天赋,但绘画功底不深的龙玉雯时常担忧,哪天无法满足小琴的学习需求时,就会耽误了一棵好苗子。

她告诉记者,像她这样从本乡镇考出去的公费师范生,大多是文化课教师,“农村学生有条件学特长的本来就少,这也使得能回乡的艺体教师稀缺紧俏。”

在某市一乡镇九年制学校,记者还注意到了另一种现象。尽管该校有3名专任音乐教师,但其中一名来校8年,一直担任语文学科的教学,无法像同专业的同事一样,在教学中寻找音乐教师的成就感。

对此,该校校长龙华强道出了实情:“一到暑假,学校就有大批年轻教师考到县城学校,能招进来的教师本来就有限,这样‘入不敷出’的师资状况,只能‘去专业化’,艺体教师也必须兼任文化课,甚至放弃专任科目。”

地理位置偏,生活清苦单调,再加上工作比较繁杂,很多艺体教师不愿前往边远乡村学校任教。

更为严峻的是,一部分的村小和教学点实行包班制,课程满满当当,学生每天见到的都是同一个教师。

有过两年包班经历的胡丽萍如今已落下声音粗糙沙哑的“后遗症”,“那时年轻有激情,哪怕是非专业的艺体课程也会努力上好,音乐课教唱热门短视频音乐,体育课进行小游戏互动,美术课定一个主题让孩子们自由绘画,一切都以给他们带去欢乐为目的。”

她也透露出了学校里大多数班级的实际情况:“那些五音不全、绘画不行的教师,只能安排学生在艺体课上做作业,毕竟面面俱到真的很难。”

C 意识不强,热情逐步冷却

采访中,某县一乡村完小校长告诉记者,多年来,以分数为导向的考试目标,对教育教学工作影响很深。在教师、学生、家长的眼里,语文、数学等考得好了就是最棒的,至于美术、音乐等副科课程,有没有也无所谓,更不介意教师是否专业。“在这样的教育教学考核考评机制下,音体美等课程自然不受重视。”到了五六年级,有家长甚至要求把体育、美育等课程都换成语文、数学等主科,“毕竟分数很重要”。

李婷表示,“随着体育考试成绩纳入中考成绩,全县在2019年大规模招考了一批体育专任教师,共30人,被分往各校。”本以为是体育教师被重视、被赏识的开始,但现实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美好。

来校后,以拔河比赛替代运动会

的传统仍未改变;只要碰上下雨天,校领导便会建议她将体育课让给班主任;甚至在自己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初三年级篮球赛上,学生也被要求在观赛时不允许加油呼喊,只能鼓掌……

更让她觉得差别对待的是,体育教师的绩效工资系数只有0.8,而文化课教师可达1.2,这意味着李婷与其它教师相比,每月到手工资会有近500元的差距。

“整个社会对音体美还是不够重视,音体美教师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,找不到自信,更别提成就感了。”李婷表示,学校的不重视,令她很难施展专长,一年后,她选择了离开。

记者采访发现,不仅学校不重视,家长也不关心。郭宇不仅任教体育学科,还担任了一个班的班主任,家长每每与他交流,大多关注考试科目

的情况,“大部分学生家长认为音、体、美与高考和未来无关,既不会过问,也不会主动培养。这也间接导致了乡村学生综合素养不足。”

得知学校在课余时间会开放乡村少年宫,丰富学生们的放学时光,粟桐有些兴奋,他期盼着能寻到并培养更多音乐苗子。但校长告诉他,少年宫只开设合唱班,是为了满足组建一支队伍参加合唱比赛的需要。他原本的热情再一次被浇灭。

尽管如此,一些受访乡村中小学教师表示,将体育、美育纳入中考评价体系有助于推动学校、家庭对体育、美育的重视,各地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,逐步加强对乡村艺体师资的配备,也有助于学校开足基础体育、美育课程,保证教学质量。

(本文人物皆为化名)